

培育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启蒙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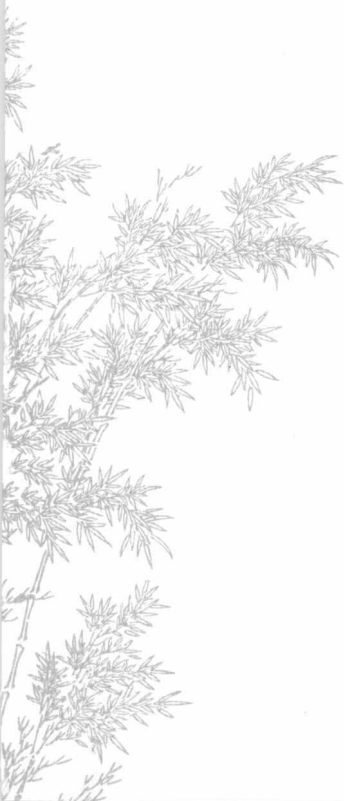
# 詩境淺說



俞陛云 著

此序適省林陵之行未得晤談  
 上帳前所著諸君遠近  
 凡位置諸君其即行將滿八月初  
 十邊道渴  
 指先以此等內容再錄布此致  
 安  
 俞陛雲 書  
 七月三日

詩境淺說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境浅说 / 俞陛云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08.4

ISBN 978 - 7 - 201 - 05921 - 1

I. 诗… II. 俞… III. 诗歌 - 文学欣赏 - 中国 - 通俗读  
物 IV. I207.2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7010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150 千字 印数:1 - 6,000

定 价:29.80 元

# 隐藏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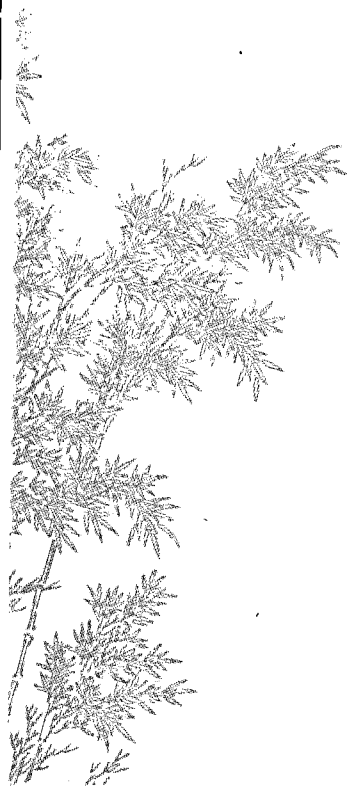
## 关于“隐藏的大家”

学问乃天下公器，这是一条绵延而义无反顾的河流。在这学问的河流之上，一些有作为的学者，孜孜以求，记述下他们长年累积的学术思想，有的虽未终其研究，但已发出绚烂之光芒，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文化宝藏。长久以来，由于社会环境或自身性格的原因，这些有作为的学者被隐藏起来。有的学禅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；有的隐忍，甘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；有的太过纯洁，不被世俗所容；有的遭遇不宽容的时代，被压在地下，仅仅因为说了“犯忌”的话，而遭罪一辈子，因而学术的话语也被掩抑……

幸运的是，一些有心人，默默地记录他们的思想，保存他们的著作，珍藏他们的讲义，才让这文化的血脉不断，学问的河流不枯。

今日，我们学海拾珍，阅读这批大家作品的时候，发现它们竟是如此熠熠生辉，如此沉甸甸。故以“隐藏的大家”作为文丛之名，以求埋下读书之种子，续上学术之薪火。

编者



## 致 读 者

俞润民

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如果你问他“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你能想到什么？”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“古诗”，古诗绝对是口温柔的陷阱；试问周边朋友、同事，有几个人不知道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的？有几个人不会吟两句“床前明月光”或者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的？

讲诗，且讲得让人懂，是一个蛮累的事。中国人说“熟读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这话对诗很是适用，读诗有时是需要意会的，而真能意会者却不多，而能对他人言者更少，因为不少诗人写诗时是疯狂的状态，而讲诗则要有逻辑。讲诗的书很多，我最初看的一本便是《诗境浅说》。

《诗境浅说》虽说是老先生暑假闲暇时的课子文字，然而对于学诗当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小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俞陛云，我的祖父。他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樾（曲园）的孙子，现代文学家俞平伯的父亲，套用《围城》里介绍董斜川的话，就是“名祖之孙、名子之父”。他本人考过探花，也有诗名，写这种书当然够资格。

这本书本意是启蒙的，看了之后就会了解古诗的套路——包括结构上的和用词上的。全书包括正编和续编两部分，前者

集中讲律诗，续编专论绝句，所选之诗有时也会同一主题选几首，以作比较，如选了李白的《夜泊牛渚》和杜甫的《旅夜书怀》。评语是“此与李白之《夜泊牛渚》，同一临江书感，一则写高旷之意；一则写身世之感，皆气象干云。所谓李杜文章，光焰万丈。”

非常喜欢书中的“五言摘句”和“七言摘句”的部分，这里摘选了一些名句进行讲解，我们对好多诗，全篇已经模糊，甚至也忘了作者是谁，总有那一两句萦绕心头。这充分印证了废名先生的话：许多诗其实只有一句。

现在的人不论是教育小孩，还是提高自己，总免不了念点古诗，这本书应该是很好的入门书。

(作者系俞平伯之子、俞陛云之孙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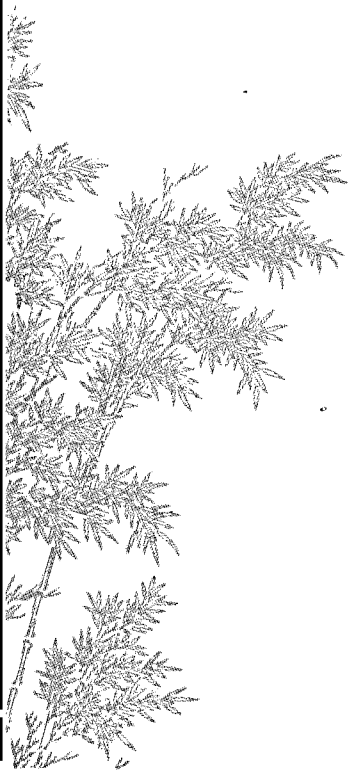
## 序

丙子夏日，孙儿女自学堂暑假归，欲学为诗。余就习诵之唐诗三百首，先取五言律，为日讲一诗。凡声调格律意义及句法字法，剖析言之，俾略知径途，经月积成一卷。老友章君式之见之，喜其便于初学，为署端曰“诗境浅说”。忆弱冠学诗，先祖曲园公训之曰：学古人诗，宜求其意义，勿猎其浮词，徒作门面语。余铭座右勿谖。若云尚论古人，则余未敢也。德清俞陛云识。

隐藏的大家

#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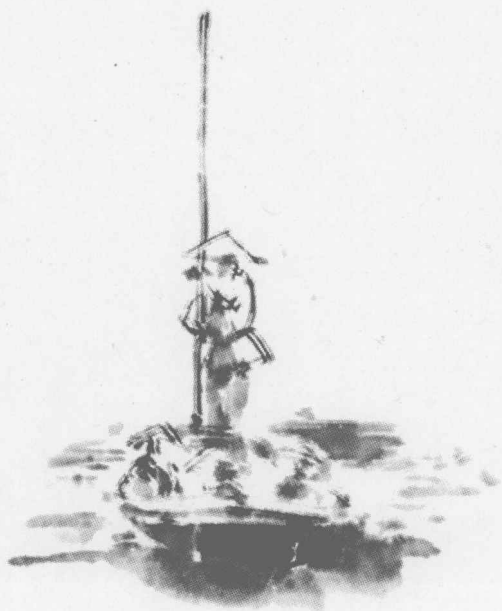
序	1
诗境浅说 甲编	1
诗境浅说 乙编	25
诗境浅说 丙编	45
诗境浅说 丁编	77
诗境浅说 续编一	95
诗境浅说 续编二	143





诗境浅说

甲编





送杜少甫之任蜀川

王勃

城阙辅三秦，风烟望五津。  
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。  
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  
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

首句言所居之地，次言送友所往之处。先将本题叙明。以下六句，皆送友之词，一气贯注，如娓娓清谈，极行云流水之妙。大凡作律诗，忌枝节横断。唐人律诗，无不气脉流通，此诗尤显。作七律亦然。后半首言得一知己，则千里同心，何须伤别。推进一层，不作寻常离别语。故三四句言送别而况同是宦游，极堪伤感，正以反逼下文，乃开合顿挫之法也。

在狱咏蝉

骆宾王

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  
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  
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  
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余心？

起句言狱中闻蝉，题之本位也。三四句由蝉说到己身，层次井然。而玄鬓白头，于句法流转中，兼工琢句。五句言蝉因露重而沾翅难飞，犹



己之以谗深而含冤莫白。六句言蝉因风多而响易沉，犹己之以毁积而辞不达。末二句慨然说明借蝉喻己之意。此诗取譬最为明切。大凡咏物诗，或见物兴感，或借物自况，或借物寓意，方有题外之味，不拘拘迹相，《诗经》兴、赋、比三体中之比体也。

咏物用典能贴切固佳，能用典切题而兼有意则尤佳。昔人诗《过贾谊宅》云：寒林空见日斜时。用庚子鹏鸟事。《隋宫》云：终古垂杨有暮鸦。用隋堤栽柳事。《桃花》云：怪他去后花如许，记得来时路也无。用崔护重来事及《桃花源记》。雅切而又活泼。咏物数典者，可依此类推。

###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

杜审言

独有宦游人，偏惊物候新。  
云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。  
淑气催黄鸟，晴光转绿蘋。  
忽闻歌古调，归思欲沾巾。

首二句言与友皆在客中逢春，非在故乡，故因物候而惊心也。中四句赋“早春游望”四字。云霞句写早之景，梅柳句写春之景。五六句，一写在陆而闻者，因春至而时鸟变声；一写在水而见者，因春至而渚蘋出水。一年容易，又值春光，正乡心缭乱之际，况闻陆丞之歌诗，声音感人，不觉归思沾巾矣。此诗为游览之体，实写当时景物。而中四句，“出”字“渡”字“催”字“转”字，用字之妙，可谓诗眼。春光自江南而北，用“渡”字尤精确。

### 题破山寺后禅院

常建

清晨入古寺，初日照高林。  
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  
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

万籁此俱寂，惟闻钟磬音。

此为游破山寺后禅院而作。为寺中深静处，故首二句点题外，以下六句，愈转愈静。三四句在诗律亦可不作对语。由幽径至禅房深处，唯有鸟声潭影耳。鸟多山栖，而写鸟性用一“悦”字；水令人远，而写人心用一“空”字。名句遂传千古。末句唯闻钟磬，所谓静中之动，弥见其静也。

破山寺即常熟兴福寺，米襄阳所书诗碣，尚在禅堂，“照高林”作“明高林”。此诗“悦”字“空”字，其平仄不用谐律，则作“明”字为佳。余两游此寺，在空心亭凭阑小憩，山容鸟语，不异当年。洵千载名蓝也。

渡荆门送别

李白

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。  
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  
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。  
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

太白天才超绝，用笔若风樯阵马，一片神行。姑取三首为读者告，亦窥豹一斑也。此诗首二句言送客之地，中二联写荆门空阔之景，唯收句见送别本意，图穷匕首见，一语到题。昔人诗文，每有此格。次联气象壮阔，楚蜀山脉，至荆州始断；大江自万山中来，至此千里平原，江流初纵。故山随野尽，在荆门最切。四句虽江行皆见之景，而壮健与上句相埒。后顾则群山渐远，前望即一片混茫也。五六句写江中所见，以天镜喻月之光明，以海楼喻云之奇特。唯江天高旷，故所见如此。若在院宇中观云月，无此状也。末二句叙别意，言客踪所至，江水与之俱远，送行者心亦随之矣。近人凌霄诗：离情从此如春水，随逐扁舟日夜生。意境与此略同，但李诗以简括出之，凌诗虽蕴藉多姿，而较弱矣。



听蜀僧濬弹琴

李白

蜀僧抱绿绮，西下峨嵋峰。  
为我一挥手，如听万壑松。  
客心洗流水，余响入霜钟。  
不觉碧山暮，秋云暗几重。

此诗前半首，质言之，唯蜀僧为弹琴一语耳。学作诗者，仅此一语，欲化作四句好诗，几不知从何下笔。试观其起句，言蜀僧抱古琴，自峨嵋而下，已有“入门下马气如虹”之慨。紧接三四句，如河出龙门，一泻千里。以松涛喻琴声之清越，以万壑松喻琴声之宏远，句法动荡有势。五句言琴之高妙，闻者如流水洗心，乃赋听琴之正面。六句以霜钟喻琴，同此清回，不以俗物为譬，乃赋听琴之尾声。收句听琴心醉，不觉山暮云深，如闻韶忘肉味矣。

夜泊牛渚

李白

牛渚西江夜，青天无片云。  
登舟望秋月，空忆谢将军。  
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。  
明朝挂帆去，枫叶落纷纷。

太白旷世高怀，于此诗可见。纤云四卷，素月当空，正秋江绝妙之景。独客停桡，提笔四顾，寂寥谁可语者？心仪追慕，唯有谢公。犹登岘首而怀叔子，涉湘水而吊灵均也。四五句言余亦登高能赋，不让古贤。而九原不作，欲诉无人，何必长此流连。乃清晓扬帆而去，但见枫叶乱飞，江山摇落，益增切怛耳。诵此诗如诵姜白石词，扣舷长啸，万象皆为宾客也。

春望

杜甫
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  
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  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  
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

起笔即写出春望伤乱大意。时经安史之变，州郡残破，唯剩水残山，依然在目。次句言春到城中，人事萧条，而草木无知，依然欣欣向荣。烟户寥落，益见草木深茂也。三四句言春望所见闻：春日好花悦目，而感时者见之，翻为溅泪；鸣鸟悦耳，而恨别者听之，只觉惊心。五六句更从远望，则烽火连绵，经三月而未息。家书句尤脍炙人口，望而不至，难得等于万金。在极无聊赖之时，搔首踟躇，顿觉萧疏短发，几不胜簪。于怀人伤乱之余，更嗟衰老，愈足悲矣。

月夜忆舍弟

杜甫

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  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  
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。  
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

诗言兵后荒凉之夜，中野无人，戍鼓沉沉而外，唯闻长空一雁哀鸣耳。三句言空园白露，今夕又入新秋，身在他方，但有举头月色，与故乡共此光明。后四句可分数层之意：有弟而分散，一也；诸弟而皆分散，二也；分散而皆无家，三也；生死皆不可问，四也；欲探消息，唯有寄书，五也；奈书长不达，六也。结句言何况干戈未息，则音书断绝，而生死愈不可知，将心曲折写出，而行间字里，仍浩气流行也。

旅夜书怀

杜甫

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。  
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  
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  
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

此与李白之《夜泊牛渚》，同一临江书感。一则写高旷之意，一则写身世之感，皆气象干云，所谓李杜文章，光焰万丈也。首叙江上旅夜，先言泊舟之地，次及泊舟之人，而寥寂之景，已可想见。三四言江干远眺，句极雄挺，与李白之“山随平野尽”二句，大致相似，而状以“垂”“涌”二字，则意境全换。盖野阔则天幕四低，用一“垂”字，见繁星之幕垂天尽处，用一“涌”字，见高浪驾空，挟月光而起伏。炼字精警无匹。以下皆书怀之句，言虽善文章，名不加显，况兼老病，官且应休。则声誉功名，两无所得。飘泊一身，直与江上沙鸥相等，宜怀抱难堪矣。沙鸥句兼有超旷之意，言身在天地间，如沙鸥飘然，一无系恋。吴梅村诗“放怀天地本浮鸥”，即用此意也。

登岳阳楼

杜甫

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  
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  
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  
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

此题宏大，读者试思如何起笔。少陵即从本题直说，昔闻洞庭之名，今登楼亲见之，开门见山。用对句起，雄厚有力。三句言洞庭为东南大泽，湖以南为楚地，北接大江，东下皆吴境，吴楚由此坼分。四句言巨浸



接天，周环八百里。登楼四顾，似天地皆为浮动。二句包举洞庭气概。“拆”、“浮”二字，精练而确。五六句写登临之感，乱离身世。亲朋片札难通，而已则江湖孤棹，老病侵寻。况关山北望，戎马生郊，但有凭阑雪涕耳。

过香积寺

王维

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。  
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。  
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  
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。

前录李杜诗，有磊落英多之气。以下录王孟诗，皆清微淡远之音。天风海涛，一变而为吹花嚼蕊。作诗者心境不同，诗格随之而异，各臻其妙也。此诗写赴寺道中山景，在题前盘绕。先言行云峰数里，尚未到寺。三四句言此数里中，古木夹道，寂无人迹，唯闻钟声出林霭间，而不知闻根在何处，有天际清都之想。与常建之“惟闻钟磬音”，同一静趣。五句言山泉遇危石阻之，乃吞吐盘薄而下，以“咽”字状之。六句言烈日当空，而万松浓荫，但觉清凉，以“冷”字状之。非特善写物状，兼写山中闻见，清绝尘寰。末句归到山寺，言龙归潭静，见禅理高深也。常建过破山寺，咏寺中静趣，此咏寺外幽景，皆不从本寺落笔。游山寺者，可知所着想矣。

酬张少甫

王维

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  
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  
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  
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